

讀者
之聲

我們需要有力的輿論

詹泰一

全，國家的秩序，和個人的

操守，除了法律的力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公正有力的輿論來維繫，這是人所週知的。但法律是有形的，硬性的，同一法律往往有數種不同，甚至可以相反的解釋，致令古今許多罪惡由法律隙中得到便宜，得到僥倖。輿論則出自人類內心正義的意識（曲解輿論和歪用輿論例外。）可以說是良知的表現。這種集合多數正義觀念的表示，力量是更大於法律，甚至可以推翻法律，改造法律的。

許多有背景的人，俱備金錢勢力，儘管貪污枉法，任所欲為，到時可以歪曲法律，利用金錢勢力將大事化小事，或利用其他方法，不了了之，這是有許多實例的。但是在輿論方面，衆目睽睽之下就沒有這些好處了。任憑你是大官巨賈，顯赫公卿，除非你能隻手蔽天，一旦犯了國法，在人格上留下污點，便名譽掃地，人人都記得你，人人都認得你，父母眷屬引以為辱，同僚親友羞與爲伍。那時，前途末路，境遇之慘是不想可知的。古人說：「千夫所指，不疾而死。」輿論力量的重要是不容忽視的，而輿論力量的偉大更是不可思議的。

從來沒有輿論的社會，便表示此一社會沒有善惡的分別，一種社會缺乏公正輿論的存在，便顯示此

一社會正在步上崩潰之途，試想，封建專制的國家，容許真正輿論的存在嗎？所以，缺乏正直的輿論，便是一種可悲的現象。

很久以來，我一直感到我們佛敎界患着一種病態，缺乏嚴正輿論的病態。試展開各佛敎刊物，許多社論，許多專文，慈悲心腸的大德們，爲最近社會陸續發生的罪惡案件痛砥針鍼，爲重整社會道德喊得聲嘶力竭，我們佛敎文化界對社會的搶救呼喊，可謂不遺餘力。這是對的，是我們佛敎徒應盡的責任。但是詫異的是，對於自己佛敎內部的事則忌諱莫測，隻字不提。自家米缸無米，却只顧去管人家的炊事，難道社會上的罪惡應該指摘應該搶救，而自家內部的罪惡就不該指摘不該搶救嗎？

或有人說，佛敎徒都是慈悲和樂，一心求道尋求解脫，需要什麼輿論？這句話本來是對的，但這種理想畢竟是太少可能了。末法時代，正法沈淪，不要說一般社會，就是清淨佛門也難免少數焦芽敗種，龍蛇混雜，偷偷摸摸地幹着不倫不類的事。表面上是佛門弟子，抬着佛敎的大招牌，招搖撞騙，爲財爲色一齊都來。這種人大凡只顧目前，根本不怕造罪，不怕受罪，更不考慮因爲一己的醜惡而貽整體教團的損害。

一旦事情發生，報紙的大標題和雜誌的內容，值得痛心的是，使

我們的佛陀也蒙受恥辱，那時人家冷嘲熱諷，指責的不是個人是非，而是攻擊整個教團的腐敗，他們那裡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揮汗弘道的成果葬送在他們手中。試想，古代以來除了佛敎徒寫的以外，有多少小說題材不把出家人當作揶揄的對象？這，爲的是什麼？一般社會上對出家人看法如何？這又爲的是什麼？

許多佛敎內部發生而有損害教體的事，從來沒有看到我們的輿論有所表示，長老們對這種事是憤慨，是痛心，是袒護，是不屑一談，都無從觀察。也沒有看到當地教會，上級教會，或最高級教會有什麼行動。甚至嚴重的是，連一點輕微的表示都沒有。難道我們的教會是不論是非，縱容罪禍的嗎？或許我們心中會偷偷地想：教會不要說管，不捲入漩渦已經是够萬幸的了。如果這樣，那我們是太需要痛下決心了。

我們教內的刊物，不但用來弘法利生，也要用來傳達萬千佛徒的心聲。許多長老們都是一付菩薩心腸，看到這一類末法的象徵，已是不忍卒聞不忍卒問，搖頭嘆息都來不及，還有工夫去管它？常執筆下論的作者們惟恐此類文章的發表，有損自己德名，顯得自己修養不夠高深，有的刊物更怕影響出路。這些見解都是過于消極。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說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佛陀在世時，婆羅門外道一再想計陷害佛陀，陰謀暴露，舍衛城中外道的信譽一敗塗地，受到民衆普遍的排斥。這便是輿論的效用。凡事只要問心無愧，沒有存心誹謗，是對事的而不是對人的，「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同是佛陀信徒，同是佛門弟子，關係當不止此。只因爲愛之痛之，所以不惜動用輿論起而指摘，其目的無非促其反省，知所警惕，是義正辭嚴的，而不是借題發揮的，攻訐異己的。

設若發生不意，教會機構立刻派員調查，各刊發佈事實真相，重者勒令還俗，或開除會籍，任由司法機關懲治，輕者宗派門下適當處置，則其師敎訓其徒，其兄管束其弟，不從儆自新者，擯而遠之。至少，犯戒越律的人，一再受輿論注意指摘，師友親人必不屑與共而終至無藏身之地，人人自必戰戰兢兢，懷而不敢。無形中不但杜絕邪妄，令社會上的人看了，噢！佛門不幸出了這樣敗類，終不免受到這樣下場，真是現報，究竟事情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呵。反之，主宰教政的機構，或敎徒喉舌的刊物都採取不問不問，視若無睹漠然無關的態度，不但使一般人懷疑到其他無辜的敎友，更懷疑：佛敎縱容敎徒造罪嗎？佛敎徒不明辨是非嗎？佛敎徒只會指摘社會案件而專門對自家門內的事保持緘默的嗎？一連串的問題相繼而來，令你有口莫辯。一般人平常對佛徒的生活行動的要求是最苛刻的，而我們佛敎的戒律是極其



生之謳歌

胡德根

兼給烏松村教友孫天乞先生

月 渡

這有月的，光的波動
傳至生靈的歸向，真的復活在
高處。那是慈愛，那是倫常

遠遠跋涉的生之過境
從苦難的峯脊，摸索渺茫
那聲息有如短歎，像觸覺
一條斷柱腐化灰燼的冷漠……

給我以清醒的山寺的木魚聲聲
敲破這沉靜的闇默，超渡一切完
整
讓我追懷歷史的光榮與悲劇
免於衆生沉潛於霧的迷，重蹈浩
劫

醒 者

今夜有霧起了，懺悔地
我彷彿聽到遠方還有一些哭聲
在霧裡，我如幽魂的不歸
常見萬物多變的幻象
累積錯失的，我不知走向那裡
啊！霧的沁冷，歸於靜
遮不住肌膚上變黑的陰影
無能再旋開往日銹蝕的巨鎖
當我走過迷徑，沒有回頭

也許原始的情操佔有我
細聽悠悠的風翼飄來裊裊的餘音
我招引蟋蟀的天地放膽伸張
趕除渾濁的彌留，呈現潔白的思
想

於是，我為永遠而實踐
思想常在，原始的情操常在
我不知沾染在眼前的朦朧視覺
但知前面有一遍明明的風景

三千年，宇宙毫無更改
是誰的歌唱？把握神奇的圓潤
是誰敲起鳴鐘？響澈經過沖洗的
世界
啊！那是沉睡者，已醒來

落 葉

一片片褪了色的形象
終於熬不住現實的揮霍
燈滅時，你翩翩地投向歸宿

未免辜負了枝幹的扶育
你帶來什麼？又携走什麼
盡讓年華在空白的時間裡渡過
雖然那些屬於邏輯性的劇變
劇變的，你已有個完整的交代
但是，歲月仍如斯
竟點綴你往昔的夢，一切空空

你來自何方？又去向何方
終不能將所有的帶在身旁
安息吧！別再如怨如訴的
只要靈性是眞，萬有都是永恒

詩 簡

給你聽我心底的歌，不眠不息
給你看那無人的仙境，那裡有美
的完成
那是什麼力？消蝕我痛苦已久的
心靈

啊！情感，起伏的浪
佔據我心胸呼吸的肺葉
我悵悵，你說世間到處都有光

如夢醒來，你已使我成爲無限
感激你，使我駕你操扶的輕舟而
去
揚帆在你盪漾的音波之和弦

當我見你，我不願打破原有的平
安與寧靜
因爲我忠於你超過自己的靈魂
你說「有人木偶寄情」
你說「眞即是美，美即是眞！」

對於你，我捧出一顆純白的歡心
有時我遙望着遠天飄泊的流雲
你怎知我沉默的原因

四七、一一、二〇 于烏松

繁重，行動稍一不慎，動輒得咎，
受到人家許多批評，衆目所視的人，
如果不事澄清是非，褒善貶惡，
明分正邪，如何引人深信呢？

任何社會都難免沒有腐蝕份子，
任何宗教團體也是如此，都是沒有
絕對性的。惟有運用適當的力量去
糾正它，去改造它，這和忠恕慈愛
之道不但沒有矛盾，反有吻合之處。
揚善固然是對的，隱惡姑息則惟
有更助長其膽大妄爲而已。佛教是
用因果來規繩人生，用慈悲來對待
人生和感化人生的，但是對頑劣不
冥的份子就必須動用群眾的宏力去
迫促他，去制裁他，才不致於使極
大多數的良善教友因爲極少數的不
良份子而受到貽害，這是不值得的，
也是不應該的。

我們都相信，萬千教友的慧眼
是雪亮的，萬千教友護法愛教的熱
誠是一致的，具備正義感的文章一
定受到廣大讀友的欽仰；具備正義
感的刊物，一定受到廣大讀者的支
持。具備正義而執法無私的教會一
定受到廣大教友的擁戴；而正氣凜
然的怒吼，必定烙印於每一位教友
的心中。

爲了我們佛教需要接引廣大的
人群，爲了我們佛教需要強大有力
地褒善貶惡，讓我們大聲疾呼：摧
奸破邪需要輿論。復興佛教，發揚
佛教更需要輿論。

智光老法師親筆選抄影印

五燈會元節引

每本臺幣八元
本刊代爲流通